

今天讨论的是铸币税 ( seigniorage ) 问题。

最早的时候，铸币税，名如其意，就是人们想将自己的贵金属转变为金属铸币的时候，需要缴纳的一种税收——这个税收并不是国家权力通过强制和暴力收取的，而是从需要铸造货币的人那里收取的，或直接从铸币贵金属中抽取。

举个栗子。

原本1个银币含10克白银，居民拿1千克纯银找到铸币厂，可以铸造100枚银币，铸币厂需要有合理利润，于是就向这位居民收取50克白银作为报酬，这50克白银用于支付铸币厂人工和成本之外的部分，这就是正常的、合理的铸币税。

英语的seigniorage来源于法语Seigneur，原意是封建领主、君主、诸侯的意思，这就告诉大家，只有封建领主、君主和诸侯才能获得铸币税——在欧洲中世纪，只有他们才拥有铸造货币的权力。

然而，如果拥有铸币权的君主心怀不轨，刻意的想着要占民众的便宜，他会故意减少铸币中的贵金属含量，这样的话，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收到大量的铸币税。

还是上面的栗子。

原本1个银币含10克白银，居民拿1千克纯银找到铸币厂，可以铸造100枚银币，但现在拥有铸币权的国王却命令，将每一枚银币的含银量降低到5克白银，交付给居民的100枚银币实际上只含有500克白银，这样另外500克白银就进了国王的腰包。

这是掠夺性的铸币税政策。

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铸币税代表了一个王国的货币信用和国王的财政信用：

铸币税越多，说明这个国王越无耻，愈没有诚信，货币也愈没有价值。

例如，都铎王朝第一任国王亨利七世 ( Henry VII ) 每年收取的铸币税，大约只有价值100多英镑的白银，而他的儿子亨利八世，有一年居然一下子收取到价值28万英镑的白银铸币税，你立即就应该明白，亨利八世是个特别无耻的国王。

到了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低成本（几乎等于无成本）的纸币取代了金属货币，而且，随着信用货币的出现，纸币也仅占货币总量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记账货币，

而且还有多个货币统计层次，什么现金M0、基础货币MB、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

按照古典的铸币税算法，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扣除纸币（包括少量硬币）、特别是记账的计算机数字发行成本，剩下的都是铸币税——这样来算的话，只用看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就行，扣除他们的基础运营成本（基本可以忽略），剩下的都是铸币税。

但这种算法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铸币税差不多是央行成立以来的铸币税总额，比方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就是其1913年成立以来的100多年所有铸币税的总额，而大多数人想了解的是，美联储每年收取的铸币税有多少？

第二，美元并非凭空发行货币，每一个美元发行出来，都是有相应的国债、或者黄金、现在还有机构债、MBS等债券做抵押，你不能说整个儿就是铸币税。

这样一来，很多人就搞不清，信用货币体系下铸币税到底怎样计算？铸币税的收益到底又被谁拿走了？

美帝的数据公开透明，而且非常全面，所以我以美元的铸币税为例来进行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古代的铸币税逻辑仍然适用于当代硬币，在美国，硬币由财政部铸造发行，而在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上，硬币是资产而不是负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6年1美分硬币的铸造成本是1.5美分，而1美元硬币的铸造成本是几美分，这部分的铸币利润，毫无疑问隶属于财政部，也就是美国政府——但这部分收入实在太少，不说也罢。

美元纸币，通常是由美联储用国债作抵押而发行，那我们通过查看美联储运营收入与支出，来确定铸币税，下面的表格，就是2015-2016年美联储本身的收入支出表格。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财政部缴款金额	净利息收入	资产负债表规模
2007	34,598	39,256	914,776
2008	31,689	40,986	2,245,728
2009	47,431	57,966	2,235,047
2010	79,268	79,870	2,427,844
2011	75,424	83,877	2,918,870
2012	88,418	77,880	2,917,134
2013	79,633	85,232	4,024,149
2014	96,902	109,037	4,497,774
2015	117,099	106,429	4,484,765
2016	91,467	97,945	4,453,337
合计	741,929	778,478	21,119,474

数据来源：美联储官方网站；根据作者计算整理。

2010年迄今，平均下来，美国财政部每年从美联储获得885亿美元——

885亿美元，就可以看做现在美国政府每年获得的铸币税收入。

如果把美联储股东们拿走的钱也算上，严格的铸币税收入，美帝政府每年约900亿美元。

刚才提到美联储的支出中，最主要的是商业银行的储备金利息支付——但你想过没有，这些储备金最初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也是央行凭空制造出来的计算机账户数字啊！

例如，2017年美联储向商业银行支付了近260亿美元的储备金存款利息。如果把美联储持有国债的利息收入视为铸币税，商业银行其实参与分配狭义铸币税的分配。

问题并没有完。

现代社会，人们所使用的“钱”，除了少量现金之外，主要都是账户里的钱，而这些钱都经过银行体系无数次的流转，也就是说，现代货币的总量不仅仅是基础货币，更大程度上是广义货币和信贷规模。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长期以基准利率（2008-2015年一直是0-0.25%）提供给各大银行无限资金，但银行放贷给企业或给民众信用卡使用的时候，可不是0-0.25%，而是2%、5%甚至更高，商业银行从央行得到的是最低成本的资金，转手

就以高利率放贷出去，这其中的价差，难道不是最典型的铸币税？

现代信用体系下，广义的铸币税，除了央行的利息收入之外，更大部分的，是大型商业银行的利差，也就是市场的借贷利率与银行基准利率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毫无疑问是被商业银行给拿走了，不管是中国的五大国有银行，还是美帝的五大商业银行，它们的绝大部分利差收益，本质上都是在分享铸币税收益。

2018年，美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17.9万亿美元，而5大商业银行资产规模9.7万亿美元，占比高达54%，其截止2018年底的贷款余额为10.14万亿美元，平均息差水平3.45%。

算下来，2018年仅美帝的5大商业银行净息差收入就高达3500亿美元——这些商业银行从CEO到每一位大小股东，不管其收入有几千万美元还是只有几千美元的分红，本质上都是铸币税收益的分配者。

算下来，美帝政府和美联储每年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大约900亿美元，从放贷中所获得的利差铸币税收入大约3500亿美元，再加上准备金利息收入260亿美元，美帝政府及央行相关的金融机构，每年从实体经济中抽取铸币税总额约4600亿美元（当然，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所以他们是从全世界人民那里抽取）。

说到底，现代铸币税，其实是被政府以及与央行有关的金融机构给瓜分了。